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録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熇

讀書錄卷三

明　薛瑄　撰

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静也

天地一終翕寂之餘太極動而生陽而天復開動極而静静而生隂而地復成一動一静互為其根天命流行無窮而萬物生生不息焉其天地翕寂之前如是之動而生陽静而生隂如是之一動一静互為其根如是之

天命流行化生萬物者葢不可勝窮也斯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歟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令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為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静之極耳至静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絶而太極别為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絶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嘗離乎陰陽也若誤認陰陽别有一物為太極則非矣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泰之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歟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無我則内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葢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

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甞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理耒是氣之動而具於天之中靜而生陰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於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葢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孔子曰易有太極其此之謂與

程子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葢造化之翕聚所以為發

散發散所以為翕聚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是所謂竊弄闔闢者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涵養之深歆索之久渙然氷釋怡然順理矣

無極而太極本然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生陰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者氣質之性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此理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天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參差而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

實實謂有理也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互根之義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太極之中無所不有所謂畫前之易也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異况取舍之間乎

一陽在上下五陰之間張子所謂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觀豫卦之象亦可見矣

觀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則物之一本可知矣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葢未嘗毫髪止息間斷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漢光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勢然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理氣在天地為公共之物一麗於形則萬殊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生之理仁也

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葢仁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可

即用以窺體有一毫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地中之水即天所生也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為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之氣為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之流行

嚮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葢天包地外地

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欝積流通於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横之徒唯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强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

自古未有逆民心而得天下者幸而得之亦不過數傳

耳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其可欺天其可欺乎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碔砆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決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

性淩下者不可盖也求盖其人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天圖見之

一陽復而爲之喜一陰生而爲之戒聖人扶陽抑陰之

意至矣

觀復姤則知君子小人盛衰之理矣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虚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天賦人以才徳本無不備才徳全始稱為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内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行有不得皆當反求諸己

不愧於天不愧於人不愧於心斯近道矣不愧於心其本乎

君子之志固非常人所識也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竒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虚而開故其數偶一一以象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三才分殊而理一也

欲動情勝氣一之動志也

係戀之私恩畜臣妾吉此待小人女子之道也

待左右當嚴而惠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

漢唐以及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爭爲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況其餘乎獨唐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辯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覩黑白雖未得悉絶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淆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混以魚目彼雖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

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之正絶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

人只為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為形氣所拘則内外合

一而不勝其大矣

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葢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

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絶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己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凝定最有力

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寛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踈畧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余覺有闊畧之失宜謹之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一念不謹即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

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應不切之患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聖人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

之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

理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天理流行賦予人物之機無須臾之止息茲所謂命也

歟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

未可輕議也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

事則難

以紙上之言覩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

居其地吾見其錯愕失措者多矣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叓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可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絶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

學因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没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濵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

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説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啟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墻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茍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

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絶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性理自宋道學諸君子反覆辯論發揮藴奥之後粲然如星日麗天而異學曲說真如區區之爝火自不得亂其明也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騖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耳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羣陰長而陽道消大易之深戒也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只一理而改頭換面做出無窮物事神矣哉

萬古不易者理而已

氣無窮理亦無窮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幾皆由微以至著聖人謹其微故不至於著衆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已之法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蓋祖宗吏事多為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不能克已者志不勝氣也

器用當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人之克已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以言乎遠則不禦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稟賦各定

制服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盡之為

至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

乃檢束收歛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謂王者當然實為脩省之至要也

周公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吾性覺踈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

斷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處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絶口不言則

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

小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

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心無須臾閒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中夜坐思曰天賦之初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是悖天也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知大事小事皆已分之當為則自不有其功矣

德如堯舜學如孔子皆已分之當為與人一毫無與以賢智誇人者皆不能究其本也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棄絕之

不可也

執己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古人叙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為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八
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一則隱
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密邵子所謂
畫前之易
神而明之存乎人人能弘道也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皆
指此理而言
班固外戚賛曰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

而不以功此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余謂豈獨女寵為
然哉小人無大功德而竊高位厚禄亦若此而已矣

大象辭皆以理言

天之道元亨利貞民之故仁義禮智

程子之易主孔子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
以立名耳

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商之世

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大卜掌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是觀之則周已上葢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名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唯周易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辭説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葢皆專主卜筮文王

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也朱子之易主邵子啓蒙可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性是本來固有之理惟存而又存則道義由是而出矣

行浮於言

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寛縱恭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恵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寛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寛可也

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在己者只當務實若能動人否則在彼耳我何容心其間哉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

先人瑄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處事詳審安重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内外一於恭敬則動静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

然之理則易簡可黙識矣

人只是箇心性静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横生而紛紜多事矣

少欲則心静心静則事簡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

而遷易也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事貴斷制撤脫
用法稱量輕重要不失其中而已
法者天討也翫法所以翫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姦頑也
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
釋姦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

仲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感自内出應由外來

陰符經曰萬化定基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其旨一也

至宋儒而道術一

漢儒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絶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易之本原至邵子而復明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

行欲方截然有執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象由卦生德以象立

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與四時合其序也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心細密則見道心麤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欲行之無疑耳

為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為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為

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可謂繆戾之論矣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

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有人為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為何物也

天理如人天理之名如人之有名既識人之名須親見人之貌方為真識其人既知理之名須真知理之實方為真知其理徒知理之名而不知理之實猶徒識人之名而未嘗親見其人之貌又烏為真知真識哉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無限量無欠缺無間斷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絶此

果何物邪竟不得而名也

淵淵乎天源之莫測浩浩乎天流之無窮

千古聖賢未甞不以警懼之意為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説之辭多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物

本體何曾減一毫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常日役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生即夫子所謂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懈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只是顔子之心深契聖人之言故每聞每新忻悦不已而行之亹亹忘倦若心與言不相契則每聞每厭矣尚安能忻悦不已而發之所行哉

理氣間不容髮如何分孰為先孰為後

循循而不已者具有所至與

防小人密於自脩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

非實理則月易而歲不同矣

太極只是箇性字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今之學者有開口即論太極者不知果識否不然吾恐徒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也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而

不知反求諸己其槩有不可勝言者

一理涵萬物萬物分一理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無絲毫之減損也

萬物一年生一番是得一年之氣萬物雖銷落泯滅無餘而氣之滚滚日新者自無窮已而所以無窮已者豈非太極為之體與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舜命棄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皐陶明刑治教刑

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萬物自微以至著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雲厚則雨甚雲薄則雨少

欲問收功何所似玄天幽黙本無言

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

孰為始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為終終之前復為始殆不可知其孰為終孰為始葢必有能始能終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

海其大乎曰非也岳其大乎曰非也地其大乎曰非也然則孰為大曰天為大海者天氣之流萃岳者天氣之流峙地者天氣之流結是皆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者若有方矣而其所以為者則未有方也以其無方則天

之大不亦宜乎

駸駸而明者日之為乎曰日特陽之一物耳非能為明也駸駸而暗者月之為乎曰月亦陰之一物耳非能為暗也然則明暗孰為之哉曰氣機一動而羣陽闢晝之明從焉氣機一靜而羣陰翕夜之暗隨之動靜翕闢皆機之所為而實未嘗有為也是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焉爾

氣有形理無迹氣載理理秉氣二者渾渾乎無毫忽之

間也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易所謂富有日新其是之謂與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為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為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葢必心得而後信

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為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為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為學亦必以階小學大學古為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室者寥寥而迷惑顛躓於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卒亦何所至邪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此而賢循此而聖

是在人焉耳舍是而階於他吾不知其所至矣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如耳目口鼻手足之理各具之太極也一心之理統體一太極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録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燽

讀書録卷四

明　薛瑄　撰

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人倫之理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

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為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則畧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汩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絶之

吾北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所生乎

仁則一不仁則殊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仁道之大莫能禦

仁推之千萬億物無不通

生意無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一株結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李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

仁道之大於此亦可見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曽點言志只是箇仁字

滿招損謙受益即謙卦虧盈益謙之意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漢唐歷代治天下純是人欲之私帶些子天理於其間

開眼六十四卦皆見於天地之間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令之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

求邵子所謂須信畫前元有易是也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

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為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為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為口耳之陋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

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天地自然之文物物皆具如花木文縷綵色之類皆是也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

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貴乎明慎並用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已

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常得心在内則寡過矣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纎毫作為之思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聖賢之迹固當考而已之所行者又當隨時揆之以理而不必其事之同如禹稷顔回迹雖不同而道則同也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險阻不勝其難也

心地乾淨自然寛平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

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㝠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苟有

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為湯矣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湯之不幸天下之幸也

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為是陰陽之變者太極也

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曾離陰陽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不曾外陰陽而言道也

一分而為二一即在二中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分而為四一即在四中而二之一則未嘗少也四分為八一即在八中而四之一又未嘗減也以至八分為十六十六分而為三十二三十二分而為六十四一則隨所分而無不在而其分之主則自若也葢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殊也六十四根於三十二三十二根於十六十六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

者理之一也理之一各貫於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統於理一之内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無所不包實未嘗不合也理之一若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各有條理實未嘗不分也分而合合而分斯所謂一以貫之者歟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陽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二物也伸極而屈者神之鬼屈極而伸者鬼之神一物也二而一一而二知道者黙而觀之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温生熱生寒生凉生日生月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葢不可勝窮也而皆本於一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具太極乘

氣機而屈伸乎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萬物之形著者其始也甚微

河圖虛其中以為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由是以生

邵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也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著者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為異端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脩有序

直是要求實理實理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則在理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文字言語所纒繞矣

因閒畫伏羲八卦小圓圖貼於壁上觀之覺有流動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纔言象便非真因象以識其真則在人焉耳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如

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刻核之甚也

老子道德經常無欲以觀其妙應上文無名天地之始常有欲以觀其徼應上文有名萬物之母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於學者之身心愈讀愈有味

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地之化育黙契為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言已契

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葢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一是以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言其實無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夫子發莫我知也之嘆葢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為聖人但雷同知其名而已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知聖人所以為聖人如愚之顔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髙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於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領夫子之嘆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綏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矣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偶食桃梅桃樹接梅枝結實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葢凡為學為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茍為不熟焉得其味之美哉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君子熟於公正小人熟於私邪

理象數辭易備焉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是天也

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理氣象數之外無餘物

大小道理吾心悅而不能言

舉此以告人人其信之乎吾其誰告之

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深大也

融釋與道為一

元來學不可有為有為即人欲而非天理矣

觀天之道皆公而自然不為何而春夏生物不為何而

秋冬成物人之道亦公而自然不為何而行仁義不為何而行禮智若有為而行即私而不公矣

讀咸有一徳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自矣夫

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真所謂灝灝者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一重矣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遜志時敏允懷終始典學皆為學之功乃來道積于厥躬厥德脩罔覺皆為學之效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下文即繼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葢學古訓即所謂求多聞事不師古之事即時惟建事之事非有二也求多聞猶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耳必謂資之

人可乎

既乃遯於荒野暨厥終罔顯只是甘盤隱遯不顯于世耳當以朱子語錄為正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葢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絶不相似

無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無所為而為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為而為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也謂之仁可乎

如乍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無所為而為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為而為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

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瞽

者鮮不怨易而欺紿之于此亦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于數千載之上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爲盛衰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有天下國家者皆當親君子而遠小人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以顔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君子之出處當脩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汚苟賤揺尾乞

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邪正相為勝負久矣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

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

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歴觀自古聖君賢相之言如此則天之

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只是說性情衆妙之門猶道義之門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程子曰予之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耳不但讀易之法如此他書皆然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

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真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漫不知所説為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為真見

真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

遑恤其他

先天圖却觀坤艮坎巽乾兑離震以至復皆前天地之

往順觀自復震離兊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極來者推其來而無窮所謂引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

占卜古為大事舜欲禪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洪範稽疑專以卜筮為主大誥洛誥諸篇凡征伐定都大事皆歸重於卜以是知占卜古為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寡欲省多少勞擾

能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

為之事合理否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顔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因無窮盡故無方體若有窮盡則有方體矣

凡卦六爻以初二三四五六為主以所值九六之爻為客所謂周流六虛者也

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奇偶居之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髙則氣愈清不能

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遏惡揚善非剛明者不能故於大有言之内剛外明大有也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雷電風雲雨露霜雪之類皆氣聚而有聲有形既散則

無迹矣神矣夫

細看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有聚必有散雖散有大小遲速之不同其散一也

謹守下學自能上達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内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脩不可專尚剛强夬曰告自邑不利即

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為也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輳起來則皆貫於一諸子之

書非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輳為一則有不通者矣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默識之可也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如太極圖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如

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

◎此圖中一小圈即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為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為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陰陽相根理氣混合元無間斷先後

一陽止於二隂之上山之象一陽剛也石也二隂柔也土也觀之山可見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葢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葢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於手足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

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

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耳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

水或一鍾水或一盂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鍾一盂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

後人開口論性天道而其理益隱矣

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説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為决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已之學也

聖賢專以為已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况以科舉為人之學教人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近見性與天道誠有不可得而聞者

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講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為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

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純粹者節取焉可也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氣象

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後儒纂集雜說語錄附諸經書條下有語同而數處皆見者幾於曰若稽古三萬言矣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専讀各經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泛觀小注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外慕者皆不知其味也

知禮之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無窮也

天地間無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

太極圖右半陰中之陽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乃十月純坤中之陽也

理一分殊開眼便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為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意

亦如此

觸目皆物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無全牛也

要當於有形處默識無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令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

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也

實當脩其在己名無恤其在外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怨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纔為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

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静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専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寛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

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觀太極圖得一静字為處事之本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

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顔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

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

如崖石上草木豈有種皆氣化而生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上山下火火為山揜明不燭遠故有此象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壤暴晒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根蘖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澤風日吹晅

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為螢朽木生蠹濕氣生蟲人氣生虱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為不然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

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

即是顔子亦足以發之意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為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録諸説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復以數萬言釋之人亦不

能有得也

二程因遺經而得不傳之遺緒今之傳註可謂發揮詳且明矣而學者莫肯盡心其間何邪

識髙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聖賢教人皆畧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顔樂章曰令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

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畧啟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藴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易書春秋誠有不可强通者只當缺其疑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密汝言和汝氣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問

道五常之一也

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邪果非邪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熾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三教之説其來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三矣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閑正非

聖賢吾誰望邪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異服異音異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

脩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脩己治人之法但散出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

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文簡而包括無窮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大學八條目工夫一節不可缺

大學之道其至矣乎不行於世也古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大學乃諸書之括例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

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盖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

漢唐宋之治所以苟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不能盡大學之道耳

唐太宗欲興禮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於人倫之序與和者茂如也使有大儒生其時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邪不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末也

太極難說太極神妙不測不問遠近幽深大小精粗無乎不在

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立亦不雜氣而無別

看來理一齊皆具而無一物能外之者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天地生人物不是漸安排箇理來與他蓋合下便已都定了無添無減無多無少萬古只如是有此理便有此物有此物便有此理元不相離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易之卦爻象數皆是天生的

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易從至微以到至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

不足貴也已

畫前之易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昭然已具也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黙識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皆為氣所隔昏蔽之極殆與物無異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

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

不可以方所求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怨也釋氏極言其

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邪

大極圖一以貫之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吾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讀之千古可見其心老莊之言回邪艱阻使讀者不可模擬此其所以為異端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

然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為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此有深意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

聖教涵煦而然也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闕者故聖人為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故衣食飽煖足矣若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而有道者無足觀也必有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為也是則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為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之

釋老之髙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絶倫理故曰髙而無實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讀書錄卷四